



秋风劲。 邱军 摄

飘香的“立冬”饺子

□冉庆亮

落叶飘零,菊花吐艳,大雁“嘎嘎”飞南天,季节从“霜降”里蜕变,“立冬”的寒潮就像汛期的黄河水滔滔涌来,激起我感慨万千,心潮澎湃,感觉时光梦幻般倒流,远去的立冬便浪花儿般鲜亮地绽放于河面浪尖。

小时候,每当“立冬”来临,母亲就笑成一朵花儿。遂说,明儿立冬了呀,咱吃水饺啊!有时候,爱吃水饺的父亲故作深沉,说还吃吗?怪啰嗦的!母亲就一脸的佯嗔:不吃水饺还行,这月就这么一个大节,年年立冬吃水饺,咱不能破了老祖宗的规矩。

父亲就点点头去赶集,狠了狠心买回巴掌大块肉,可一多半是肥肉膘子。母亲就到自留地拔棵白菜或摘个冬瓜作馅儿。稻谷归仓,地里也没啥活儿。“立冬”这天上午,父亲和母亲就专事在家包饺子。先是父亲切肉,他拿起菜刀,正一下背一下在瓷盆沿上蹭几下,刀刃锋利了,就将肉纵切若干条,然后横切,刀与菜板的碰撞是那种有节奏的清脆的“当”“当”声,当那“当”“当”的欢快戛然而止,菜板就堆起拳头大的肉丁了。

接下来,是母亲剥菜馅儿。母亲微微笑着,菜刀在她手腕的起伏中舞着,“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那声音听来好像在说快板,又像似万马奔腾。当母亲收住刀,眼前已是一座青山了。她将菜末的山捧进一块洗净的白棉布,将菜板倾斜,抓布手一拧,菜里的水就“哗哗”地流向脚下的盆里了。“咯咯咯,他爹,你看,明年年成准不赖!”父亲就俯首看盆,“噫,就这黄花绿沫白泡泡能定丰收?”“这是个兆头嘛!”母亲哼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手里和着的面却是一半白面一半地瓜面儿。

这时,弟弟在外面玩腻了回家,惊讶着个大花脸,“妈妈,来亲戚吗?”

“不来亲戚啊,今儿是过立冬!”“啥叫立冬呀,为啥要吃水饺?”“说你也不懂,去,洗脸去,灰头土脸儿的!”弟弟犟,非上头扑脸地缠着母亲回答他的问题。

母亲弓着腰擀面皮累了,她直了直腰扔下面皮儿,说“立冬”在每年的11月7日或8日,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书上说:“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蕴含着秋收冬藏的含义。但这个时候还不是太冷,却是告诫人们注意保暖,确保健康过冬。

老辈人相传,早先有天子迎冬民间贺冬的习俗。天子有出郊迎冬之礼,并有赐群臣冬衣,矜恤孤寡之制。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民间贺冬,也称“拜冬”,在汉代即有此俗。东汉崔定《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宋代每逢此日,人们更换新衣,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清代“至日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谓之“拜冬”。民国以来,贺冬的传统风俗,似有简化趋势。

我们这儿的贺冬习俗就是立冬吃饺子。过去是个农耕社会,劳动了一年的人们,利用立冬这一天要休息一下,顺便犒赏一家人一年来的辛苦。有句谚语“立冬补冬,补嘴空”,就是最好的比喻。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故“交”字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还有句谚语,叫做“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立冬吃饺子,老人们叫“戴耳朵套”。

“呀,光顾着说话了,这煮水饺了。”母亲轻轻整理下盖垫上的水饺离去,饭屋里响起“呱呱呱呱”的风箱声。不多会儿,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水饺。各家各户都是同样的饭,水饺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村庄。

母亲忙活着端水饺汤,父亲砸着蒜泥儿,我和弟弟已“唏溜唏溜”吃下半碗。“慢慢吃慢慢吃,每人两碗管够!”母亲遂向我们碗里拨水饺。我和弟弟赶忙给父亲母亲拿毛巾擦汗,把水饺推到他们面前,一家人吃着,说笑着,其乐融融,浓浓的温馨弥漫开来。

现在,喜逢盛世,生活好了,饺子的样式越来越丰富,机器包的、手工做的,速冻的、素馅的、肉馅的、三鲜的……只要我们想吃饺子,随时都能吃到,但我还是想念儿时飘香的“立冬”饺子。

秋阳如酒熏人醉

□钟读花

难得这样一个闲暇的日子。

时序虽已季秋,天气却还不是很冷,只是有一些微凉的感觉。早饭后,一个人,坐在庭院中读书。膝头,放置的是西格德·F·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奥威尔,美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低吟的荒野》,纯然写景,景色如画,在作者的笔下,舒舒展开,令人陶醉得不得了;更看得出作者对大自然的那分端然,深厚的爱。

这样的时光,适合,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一段时间后,却也累了。起身,举首,即看到了高挂的太阳,圆圆的,明亮中笼了一层淡淡的黄晕。天空,是瓦蓝瓦蓝的,仿佛一大块透明的蓝玻璃,高远之极,彰显着一分深秋的明澈。天空的蓝,肆意地弥散着,望得久了,自生一分目眩的迷离;迷离中,暖意恍惚,竟是有了一种微醉的感觉。站立庭院,望向远处,是一层层的红瓦房,但也只能看到房顶上的红瓦。红瓦上,昨宵的露水,似乎还没有完全干去;太阳的光,铺洒在上面,瓦面,便氤氲着淡淡的湿气;湿气,缕缕地散去,仿佛昨宵,那一段温馨的梦,丝丝缕缕都溢着一分分软香。谁家的房屋边上,还矗立着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树叶已然变黄,清风一起,满树黄蝶飞舞,阳光照射之下,有一种哗啦啦的灿烂。

几只鸟儿,从白杨树间飞出,飞向远处……似轻轻逸出的几个音符。

低首,环视庭院,墙头上的扁豆棵,扁豆叶多已老枯,只有藤蔓上部的一截还绿着,藤蔓尖端处,一串串扁豆,都变成了紫红色,明净,饱满;秋阳照射下,却是熠熠生光;仿佛,在特意炫耀自己那份成熟的色彩。庭

院中,辟有几畦菜地,其中一个菜畦,种植的是八月菊;此时,八月菊开得正烈。挤挤搦搦的,淡紫的花色,在秋阳的照射下,四处流溢着,满院都是流光溢彩的寂寞。

我,沉湎在秋阳溢满的庭院之中,沉湎在庭院寂寂的宁静之中,周身都是暖洋洋的醉意。

退回原处,重新坐到安乐椅上,捧起书,想继续读下去。可是,刚刚读了没几页,就被那种从头到脚的暖意,裹住了。那种裹紧的暖意,有一种让人沉沉欲睡的感觉。于是,干脆放下书,静静地躺着,胡思着一些事情。

就想到了前日,前日,我刚刚回过一次家乡。

那个下午,我曾一个人,在田野中行走。只是想静静地享受一分悠闲,只是想重新亲近一下家乡的山水。天气,亦是大好。晚秋的风,轻轻地吹着,吹出一分清明和凉爽。田野里,庄稼大多已经收割,空旷而又辽阔,满目是萧远的景致;秋草已衰,老青中透着一分淡淡的黄;田野里的树,大多是白杨,树叶,亦是成为了一种绵绵的黄;西斜的秋阳,恰好照射在那一片片微黄的草上,照射在那一株株的白杨树上,四野,都泛着橘黄的光晕。想起奥威尔描写秋天的那句话:如烟的黄色。确实如此。

只是,我喜欢那分光晕,觉得这种秋阳下的光晕,有一种蛋糕般的柔软和绵香。人置其中,醺醺欲醉。

如果说,春阳和煦,夏阳热烈,冬阳惨淡,那么,秋阳呢?秋阳,似乎更有一种洗去铅华的明净和醇厚。在秋意衰败中,这分秋阳的“明净和醇厚”,会让人,心境高远,旷达,心地含蓄,蕴藉。

古人,在诗词中,常说“秋阳如酒”,醉的,恐怕也是这分意境吧。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wbjry@163.com qq群:229717843

怀念青春

□王贵宏

看到那些走路带风充满活力的年轻身影,我便情不自禁地怀念起青春来。青春若梦,亦真亦幻,令人迷醉,有快乐,亦有遗憾,有甜蜜,亦有痛苦。

记得,我们曾为穿一条时髦的喇叭裤和拎一个四只喇叭的三洋牌收录机而绞尽脑汁,为追求新潮不顾家人反对社会白眼而将一头浓密的黑发烫成海浪般的模样。浅薄的人生目的曾一度束缚着我们年轻的心灵,浮躁让我们无法认清现实,我们的挥霍使我们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我们的肆意妄为让我们曾经看不清自己,我们的青春,就在混沌和盲从中一点点地被自己挥霍殆尽。

曾经在一个刮着寒风的冬天远行,背起行囊茫然地走出熟悉的家门,远离生我养我的大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谋生,期望通过自己的一番奋斗,铸造一个辉煌的人生,然后衣锦还乡。然而曾经的豪情万丈,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却被挫折打击打得黯然失色,最后只得背起空空的行囊和落寞的心绪重返故乡。现在想来,觉得青春虽然需要梦想,但应抛弃狂妄和固执,需要目标明确和坚定信心。

翻开青春的相册,端详着那一张张青涩的熟悉的脸,温暖在心底缓缓地升腾着。在深山当伐木工的岁月尤其难忘,为夺得标兵包车组,我们全组六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起早贪晚,齐心协力地苦干三个多月,年末终于捧到了奖状戴上了红花。如今,当年那些亲密的伙伴早已天各一方,他们的音容笑貌留在发黄的相册上,一段段难忘的往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这种回忆蕴含的成分已不再像当年那样单纯,五味杂陈中饱含的却是对青春岁月的冷静思考。

怀念青春时,已经不再喜欢被那些忧伤的情歌抚慰,笔端也不再流淌那些悲伤的文字,我们对青春岁月丢失的爱情、失败的创业等种种失败的经历再无痛楚,我们习惯了说那点痛算什么,品味到了从头再来的倔强含义。青春,不仅仅是用来怀念的,也是用来总结和感悟的。

往事如秋

□史久爱

晨风中,漫步街头
一枚黄叶飘然脚下
弯腰捡起,捧在手心
它安静得像个睡熟的孩子
轻轻聆听着它的呼吸
我依稀看见,一枚春芽
在和风细雨中萌动
于燕子翻飞的午后
绽开了,绿色的笑脸
山野村头暖了,蝶舞蜂飞
鸟语花香,大地喧闹无比
之后的日子,浓郁、热烈而茂密
它好像还未看清与自己一起歌舞的伙伴
还未来得及拥抱这份美丽
一场寒霜,就扼杀了它的记忆
风来,叶落
回眸寻觅中
我又发现了
母亲的黑发,父亲的俊朗
还有自己的初恋及小儿的嬉戏
如同,人到中年
一些岁月,一些故事
已荒芜老去,留在我们心中的
是那日渐模糊的挥之不去的影子